曾文正公文集

曾文正公文集四卷

門人合肥李瀚章筱泉編次

遵義黎庶昌蓴齋

武昌張裕釗廉卿參校

東湖王定安鼎丞

長沙曹耀湘鏡初校字

海甯錢渭濱
長沙譚福蔭 刻字

曾文正公文集

卷之一目錄

終

順性命之理論

嘗謂性不虛懸麗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鑠原乎太極以成名是故皇降之衷有物斯以有則聖賢之學惟危惕以惟微蓋自乾坤奠定以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靜專動直之妙皆性命所彌綸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靜翕動闢之機悉性命所默運是故其在人也絪縕化醕必無以解乎造物之吹嘘眞與精相凝而性卽寓於肢體之中含生負氣必有以得乎乾道之變化理與氣相麗而命實宰乎賦畀之始以身之所具言則有視聽言動卽有肅乂哲謀其必以肅乂哲謀爲範者性也其所以主宰乎五事者命也以身之所接言則有君臣父子卽有仁敬孝慈其

必以仁敬孝慈爲則者性也其所以綱維乎五倫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於順焉而已矣請申論之性渾淪而難名按之曰理則仁義禮智德之賴乎擴充者在吾心已有條不紊也命於穆而不已求之於理則元亨利貞誠之貫乎通復者在吾心且時出不窮也有條不紊則踐形無虧可以盡己性卽可以盡人物之性此順乎理者之率其自然也時出不窮則泛應曲當有以立吾命卽有以立萬物之命此順乎理者之還其本然也彼夫持矯揉之說者譬杞柳以爲桮棬不知性命必致戕賊仁義是理以逆施而不順矣高虛無之見者若浮萍遇於江湖空談性命不復求諸形色是理以惝恍而不順矣惟察之以精私

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撓惺惺常存斯隨時見其順焉守之以一以不貳自惕以不已自循慄慄惟懼斯終身無不順焉此聖人盡性立命之極亦即中人復性知命之功也夫

朱心垣先生五十六壽序

於余爲兄弟行結交最少久而彌摯者屈指無幾人也則有若朱嘯山富春於余爲父執又早器余余愛慕而不敢侮者亦無幾人也則有若姻伯心垣先生嘯山爲先生家嗣其交余也先生實令之也先是先生與家嚴君同學互相推重兩家世好既篤重之以婚姻故余知先生特詳前歲丙申先生年五十嘯山謀稱觴乞余以言侑爵先生曰是何爲者傳曰恆言不稱老今吾方託堂上之蔭將不以禮處我乎抑以諛詞誣我乎且古者下壽六十今吾猶未也固請不獲又數年嘯山舉於鄉偕余北上從容謂曰吾父所以固辭頌禱者善則歸親義不得專也今

吾欲乞子文爲寒門作家慶圖使吾父上有以承祖父母懽下有以自娛而即以爲吾父壽可乎余曰可昔董召南隱居孝義昌黎韓子爲詩紀其事姚氏三瑞堂世以孝稱東坡亦作詩美之今君欲以娛重闈者娛其親是孝子等而上之之義也賢哉吾不能以詩壽先生請覼陳君家天倫之樂以娛先生之志今夫科名宦達豈以寵身亦借爲顯揚之資也先生以第一人補弟子員再躓場屋遂棄舉業其天懷恬淡視青紫不值一吷耳乃其督課子姪則銳意進取惟恐後時討論史事旁及制藝書學皆得窾郤而勖以法度在先生豈徒欲弋取時榮哉不過欲博膝下之懽使老人聞之曰阿孫才今試已列前茅矣阿孫能

可以與賢書選矣因而鼓舞後進怡然忘老此其可娛者一也
君家田園足以自給先生周視原野物土之宜稻粱之外雜蒔
嘉蔬種秫二頃穫以釀酒名曰延齡殺雞佐之但以奉親不以
勸客有餘則庋置焉門外方塘廣可百畝旁置小艇宜釣宜網
當春種魚秋則取之以强半供甘旨其他則請所與子姓醉飽
波及羣下其可娛者又一也君家早歲頗有外侮自先生綜家
政敬宗收族袒免以下一視同仁閭里細民强梗者鋤之不肖
者勸之貧無告者周䘏之竭力之所勝而不德焉比來一境怗
然曩時箕舌之怨雀角之爭皆以潛消而高堂耆齒亦得晏安
無患其可娛者又一也抑聞之夫妻好合兄弟既翕父母其順

矣先生早占炊臼續以鸞膠不聞有遇虐後母之事非刑于之道乎方鳳台先生之以計偕入都也先生曰予弟行役不可以勞門閭之望丈夫何憚萬里哉乃杖策送弟北征而衞以俱返不賢而能之乎邇年以來弟姪能文者先生爲之延師課讀肄武者爲之料量魚服竹閉之具使之皆得成名以故牀笫之間秩如也昆弟翼翼如也寢門之內訢訢如也此甚可娛者一也又先生熟於形家之言往爲大母卜佳城備極勞瘁終乃永臧今腰腳尙健暇則陟層嶺披蒙茸裹糧而從一奚遊覽旣審歸而告於堂上曰某水某山大人所經歷也有佳兆當貴至徹侯某宅某田大人所釣弋之所也居之後必昌因與指畫形勢兼

誦撼龍疑龍之經而堂上亦傾聽不倦或佯諾之微笑其幻渺此亦可娛之一端也夫天倫之樂豈有形哉日用優游之地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道路傳爲盛談或油然興感而當境者行其心之所安視爲固有而不足怪以先王之德之遇凡所謂可以自娛卽以娛親者皆已自得之而自忘之不知此中眞樂雖三公不足以易也卻老延年之道有進於此者乎嘯山歸述吾言酌而祝焉可也嘯山拜曰善遂書以爲之序

田崑圃先生六十壽序

道光某年月爲我年伯崑圃先生六十初度其嗣君敬堂同年匃余以文爲壽且曰古者稱壽不必攬揆之辰壽人以序抑非古也然震川歸氏望溪方氏嘗爲之是或有道焉余曰然壽序者猶昔之贈序云爾贈言之義粗者論事精者明道旌其所已能而勸其所未至是故稱人之善而識小以遺鉅不明也溢而飾之不信也述先德而過其實是不以君子之道事其親者也爲人友而不相勖以君子者不忠也今子所以壽親者於意云何敬堂曰吾父固好質言凡生平庸行衆人所恆稱道者不足爲君述吾父早歲以課徒爲業迄今幾四十年嘗曰塾師鹵莽

塞責誤人子弟不淺吾不敢也戊戌兩公幸成進士選庶常吾父書來戒以初登仕版勿輕干人於戲安得此有道之言乎葢自秦氏燔羣籍敎澤蕩然漢武帝始立五經於學宮使諸生各崇本師置博士舉明經而聖言乃絶而復續明太祖以制義取士並立程朱之義使天下翕然尊尚而聖賢之精蘊始照灼於幽明二君者葢見夫學校之不可復故定爲功令使人以此爲祿利之途而陰以崇儒術而闡大義由今言之明聖道於煨燼之餘而炳若日星表宋儒之精理使僻陋下士皆得聞道者不得不歸功於二君然使人人以詩書爲干澤之具援飾經術而蕩棄廉恥者又未始非二君有以啟之也今世之士自束髮受

書創以干祿爲鵠惴惴焉恐不媚悅於主司得矣又挾其術以釣譽而徼福祿利無盡境則干人無窮期下以此求上以此應學者以此學教者以此教所從來久矣百步之矢視其所發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振古君子多途未有不自不干人始者也小人亦多途未有不自干人始者也今先生之誡子首在不輕干人則平日之立教所謂不誤人子弟者概可知矣出處取與之閒士大夫或置焉不講而鄉里老師耆儒往往以教其家繩其門徒吾父課徒山中亦有年所每戒小子輒曰儉約者不求人與先生辭旨略同而吾黨郭君雨三亦得父訓以成名當交相砥勉力求所以自立者以圖無忝所生不然先生不欲誤人子

弟而吾輩一離膝下乃反自誤其身日愒月玩委棄而不克自振終且不免於千人也吾言不足以重先生而猶不敢諛詞欺吾友是或爲先生之所許乎敢以爲長者壽

朱玉聲先生七十三壽序

天可補海可塡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其逝如駟其去如矢雖有大智神勇莫可誰何夸父之追魯陽之揮戈陶士行之惜陰有以哉有以哉余與朱堯階以道光十年論交於長沙當時相見恨晚曾幾須臾遂閱一終一星終矣前歲戊戌余乞假旋里值玉聲先生七十誕辰堯階以壽親之文見屬余忻然不辭遷延未報一諾三年甚哉光陰之遷流如此其足畏也人固可自暇逸哉以余玩愒時日有言不踐學問不加進而堯階不務顯揚之實徒欲以祝史徽言娛親志二者均非先生之所許也何足以爲先生壽雖然吾與堯階交舊矣不可不略抒固

陋表先生之闇修以徵其所以延齡之由以卜將來無量之結以慰吾堯階以勖吾堯階也蓋先生則可謂不自暇逸者矣先生少失怙既冠又失恃家故貧破屋數椽兄弟謀析產先生以其稍完者付諸昆而指其隙地一弓自予去之賈不數年致千金已而散去又如是又散去屢裕屢絀晏如也先生有嫂早寡窮不能自存乃爲之謀生計撫孤兒終節婦之世無衣食慮復出貲爲之表其節聞於有司與其大母幷建總坊尤慷慨好義宗族中有不能自贍者佽之必給有沒不能經葬具者周之必無缺禮子姪有游惰無常職者掖之培之視其材必俾有成他如聯族譜建支祠治祖塋置祭產凡事關本原之大者經之營

之有廢必舉有初必終故其所以屢絀者人皆知之爲其急公也爲其義也其所以屢裕者人或不知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先生之所爲常致充盈綽綽有餘者勤而已矣不自暇逸而已矣計自少壯以洎今日拮据飄摇幾無虛日今夫天恢恢大圜終古磨旋今夫山終古常峙海終古常流其盛大而生物不測由其不貳不貳故不息不息故久夫人也亦若是焉矣守其樸者完其素勞其力者貞而固戶樞不敝磨鐵不蝕胥是道也以先生之不自暇逸而得康强逢吉又何疑乎又何疑乎余與堯階相友以心相砥以道義今堯階幸得啜菽飲水承歡膝下而余一官匏繫既不能拾遺補闕有絲毫裨益於時又不能歸

侍晨昏又不得奉板輿以迎養余自是有羈旅之感矣風有陟岵之章雅有四牡之什皆以行役在外睠懷門閭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願吾堯階佩玦嘗調滑甘愛光陰如拱璧舞綵服如嬰兒由是而後先生樂孫曾之蕃昌欣琴瑟之靜好耄耋期頤怡然忘老則堯階庶不負讀書之志不忝於盛德大業耳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時乎時乎事親者可或忽乎此所以勖堯階以慰堯階而即以爲先生壽者爾

吳君墓志銘

吾邑吳君榮楷旣以道光辛丑成進士將之官浙江乃手其先人狀請曰吾父母棄養十二年矣窀窆之事粗已安吉尙未有以銘幽室子其爲我銘之固辭不獲按狀先生姓吳氏諱文深字致遠湘鄉人曾祖文章祖太若父振世皆以愿謹稱家故饒振世公旣老攜貲客遊常德先生從之行留明遠翁家居明遠先生兄也常德去湘鄉千餘里逾二年而振世公卒鄰里無行者利其有挈衆鬩然至喪次叫囂隳突雜以胥役先生雖斯徒跣擊胸如壞牆號泣向衆曰孤兒在此環顧無功緦之戚無密友幹僕若輩不哀吾喪而迫人於難是可忍乎且胥役何爲者

孤兒請以泣血濺縣官之庭矣衆瞠視各鳥獸散乃部署喪事
從容扶櫬歸湘時先生年十六歲也既歸事母益謹然家益落
遂與明遠翁經營生計惟母養特豐他則皆從儉約久之復稍
裕吳氏自　鼎革後譜牒散佚先生力爲倡修特徵詳核數年
而成既又倡修家祠明遠翁捐基地數十畝先生竭力締搆夫
其拮据漂搖之際旁午未遑而能敬宗收族先其大者可謂知
本矣道光某年某月某日卒年八十有四葬某縣某里某原配
宋孺人合葬焉宋孺人少先生十餘歲既來歸尤耐艱劬振世
公之客常德孺人不遠事也逮事姑曲意承歡如恐失之性好
卹窮困鄰婦紡績無貲則罄所有給之先是明遠翁常外出有

子名榮林者絕穎異先生擇師督讀視猶已子遂以成立爲名
諸生已而榮楷兄弟皆從之受業孺人之視榮林也不以爲姪
也以爲師也邑人咸謂先生之教子孺人實贊之云某年月日
以疾卒年六十有一子二人長榮栴邑庠生次卽榮楷孫光煦
邑庠生次某次某女孫七人
銘曰少而禦侮豪強伏長而克家宗族睦耄而韜光訥且樸訥
乎樸乎黑而雌者福乎斧之藻之舟之方之夫子之協琴瑟以
將之窀樹青青有桐有梓我銘諸石以妥泉宮以昌其孫子

彭母曾孺人墓志銘

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惟家亦然當其隆時不勞而坐獲及其替也憂危拮据而無少補救類非人所爲者昔我少時鄉里家給而人足農有餘粟士世其業富者好施與親戚存問歲時餽遺緜屬自余遠遊以來每歸故里氣象一變田宅易主生計各釐任恤之風日薄嗚呼此豈一鄉一邑之故哉王姑彭孺人吾祖之伯姊其家婦又吾姑也兩世之好視他戚尤厚已王姑之未嫁也事吾曾祖王父母以孝聞既適彭宜仁先生相夫敬克厥愛無片言稍忤自吾成童以後王姑已五十餘其堂上舅姑八十有奇矣每見王姑奉甘旨未嘗不潔議酒食未

嘗不豫大而課讀勸農未嘗不營慮小而廁牏灑埽未嘗不躬親也蓋余所見賢母無如王姑勤者早歲物產殷饒內奉菲薄外圖豐潔比年以來稍稍歉絀矣已亥秋余將入都供職走辭王姑視其庭除氣象不乍惻其愈勤又驚其衰爲之泣王姑亦泣蓋心知其不可復見而哽咽不能言也竟以次年春卒豈不悲哉王姑生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十一月十七日卒於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七葬湘鄉二十四都西坤山陽首辛趾乙子三人長慶齡子姑夫也先孺人二年卒次慶吉次慶也好學能文孫六人毓耒毓楛毓橘毓椿毓杖毓麓女一孫女一人銘曰

懿我王姑既莊以嫕佩管彤觿德容棣棣勖哉夫子儷光儔鴻五十餘載无遂有終曷瘁厥躬言育我鞠無恥我豐實繁旨蓄離離合問匪遹伊遙貽澤之蔭何幽不喬南山崋崒宰樹青青弗騫弗拜萬代千齡

余安人墓志銘

攸縣余世校客京師五年聞母訃將奔喪以銘墓之文來請且曰世校生不能侍槃匜歿不能視含斂是罪人也先生幸衣吾母淑行以光幽室按狀安人姓譚氏衡山舉人昌明之孫廣西巡檢禹門之女七歲喪母事繼母以孝聞適攸別駕余君君山褀順喪和翼翼如也久之別駕君之漢陽分府任以家事屬安人時堂上舅已棄養姑老矣諸子弱小不識事安人謀初慮終鉅細必躬祭必虔奉兗冕必時委諸子於學朝而鐍饎禮師夕而課男旋課女課畢而紡績而經營錢布如是者十餘年而精力衰矣道光辛丑某月某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七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某縣某里某原子四人長世柄次即世校廪貢生次世芳次生春縣學生女一孫九人某某世校之入都也安人拊其背而戒之曰去去强飯鄉里齷齪終不得進取京師文物殷轔賢士大夫繹繹如繁星汝往勖哉名自可致學可染人道德有軌塗可循而青紫可拾也往矣勿吾念今世校雖不得爵位而業日進聲聞日敷謂非安人之教哉嗚呼可謂知其大者已是宜銘銘曰

維車有輔員於輻維矢有房利於鏃維壼有賢維家之福光光別鵠亦載其贊愔愔碩人既詒斯肆雖則詒肆無儀以無躓無躓於山曰巢於顛口卒瘏兮手復胼鳳之雛兮谷之遷不得反

哺兮漪漣漣銘幽表淑兮千萬年 石不爛山不騫

烹阿封卽墨論

夫人君者不能徧知天下事則不能不委任賢大夫大夫之賢否又不能徧知則不能不信諸左右然而左右之所譽或未必遂爲藎臣左右之所毀或未必遂非良吏是則耳目不可寄於人予奪尤須操於上也昔者齊威王嘗因左右之言而烹阿大夫封卽墨大夫矣其事可略而論也自古庸臣在位其才莅事則不足固寵則有餘易譏猳𤞞詩賡鵜梁言不稱也彼旣自慙素餐而又重以貪鄙則不得不媚事君之左右左右亦樂其附已也而從而譽之譽之日久君心亦移而位日固而政日非已則自矜人必效尤此阿大夫之所爲可烹者也若夫賢臣在職

往往有介介之節無赫赫之名不立異以徇物不違道以干時招之而不來麾之而不去在君側者雖欲極譽之而有所不得其或不合則不免毀之毀之而聽甚者削黜輕者督責於賢臣無損也其不聽君之明也社稷之福也於賢臣無益也然而賢臣之因毀而罷者常也賢臣之必不阿事左右以求取容者又常也此卽墨大夫之所爲可封者也夫惟聖人賞一人而天下勸刑一人而天下懲固不廢左右之言而昧兼聽之聰亦不盡信左右之言而失獨照之明夫是以刑賞悉歸於忠厚而用舍一本於公明也夫

王翰城刺史五十壽序

古無生日之禮顏氏家訓稱江南風俗是日有供頓聲樂蓋此禮始於齊梁之間後世自貴逮賤無不崇飾開筵稱壽胥以為典癸卯夏王君翰城將出收冀甯卽於是秋五十壽辰同人或謀祝之翰城曰非古也其友人曾國藩亦曰非古也雖然子將別矣不可無以贈子盍古者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服政云者爲大夫以長人布政得自專也古者建官無冗立法無繁故任人靡不專而事靡不理後世天下之事萃於六曹六曹之屬無慮千計法令日密吏胥便之每事至吏以意討例官則睨吏意以行吏頤使則官可之吏目止則官否之屬官所左卿長亦左

之事無定見惟衆之隨故近日服官得專政者內惟樞府外惟牧令樞府數人或意見各歧則得專者尤莫如牧令也牧令朝行一政朝及於民福民則我實福之也殃民則我實殃之也然牧令或不賢往往不自爲政上則伺大府之喜怒下則時胥徒之向背雖欲自專而有所不能翰城讀書四十餘年今以服政之日爲　天子之刺史吾知其能自專矣夫爲刺史而得自專而不爲大府與胥徒箝制者豈徒然哉其殆必有所以矣翰城勉乎哉他日聞有供頓聲樂躋堂而稱壽者必　天子所付託刺史之百姓也子行矣吾以是贈卽以爲祝焉

陳岱雲妻易安人墓志銘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陳君岱雲喪其配易安人則大戚哀溢於禮已而謂國藩曰子知吾之哀乎吾祖自康熙閒由茶陵徙長沙六世百餘年今其存者五人吾門祚之衰可知也吾父之沒至今十六年而死亡相繼凡十三役吾母之不能一日以歡可知也吾妻從宦五年既沒而斂求袙衣無一完者吾之貧可知也人之居此世者謂何吾欲不過哀得乎則又曰吾妻之賢子宜有所知請為銘余曰然固知之蓋安人卒之前一歲陳君嘗大病余朝夕存問備得安人侍疾狀他日又得陳君所述以是頗詳陳君之病凡三閱月矣安人單憂極瘁衣不解帶者四十

餘日凡可以自致者無弗致也久之則禱於室神求促其身之齡以益夫壽猶不應六月丙戌乃割臂和藥以進當是時安人之母弟易光蕙及陳君之友三數人者皆在惶愕不知所爲國藩則仰天歎曰陳氏累世賴以不墜者獨此人耳而有他乎然已無可柰何明日疾乍平則皆詗光蕙覘安人衣袖血蹟稍廉得之不敢以詢又數日疾漸瘳乃詢之安人曰其有之此不幸事耳勿復言傷病者心也道微俗薄舉世方尙中庸之說聞激烈之行則訾其過中或以罔濟尼之其果不濟則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豈必一一求有濟哉勢窮計迫義不反顧效死而已矣其濟天也不濟於吾心無憾焉耳安人本醴陵人居長

沙處士昌綱之孫歲貢生履元之子以孝謹特爲父母所愛生二十二歲矣而難其適有王秀才者自負知人謂歲貢君曰茶陵陳某神仙人也卽擇壻不可失此子今貧不能衣食數年後當爲達官不者且抉吾目也是時陳君之元配沒二年矣旣歸陳不逮事舅以事其父者敬姑而以事其母者致愛焉以是得姑歡凡修所職皆衷於大體無鉅細必慤詩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茲可謂賢矣況有至行足感神明者哉安人生於嘉慶某年月日年三十有一生子男二人長遠謨次遠濟生四十日而安人卒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於某縣某鄉某原余旣重其請乃先期銘之以激懦者亦少塞陳君之悲陳君名源

兗今爲翰林院編修纂修　國史也銘曰
民各有天惟所治肅我以生託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義孳
天譬廣厦其柱苟頹無完瓦自今無以身代者有一於此雙嵆
寡憂勞積劇焉可支天之所隕非人户跖修淵短誰敢訾銘兹
大節貞厥垂有他淑行以類推

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懾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騖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閑言送日亦攪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

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鈔朱子小學書後

右小學三卷世傳朱子輯覩朱子癸卯與劉子澄書則是編子澄所詮次也其義例不無可訾然古聖立敎之意蒙養之規差具於是葢先王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凡夫灑埽應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不使縱規矩方圓之至也旣已固其筋骸劑其血氣則禮樂之器葢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學乃進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習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擴焉故達也班固藝文志所載小學類皆訓詁文字之書後代史氏率仍其義幼儀之繁闕焉不講三代以下舍佔畢之外乃別無所謂學則訓詁文字要矣若

揆古者三物之教則訓詁文字者亦猶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繪事後素不其然哉余故錄此編於進德門之首使景弟子姓知幼儀之爲重而所謂訓詁文字別錄之居業門中童子知識未梏言有刑動有法而蹈非彝者鮮矣是編舊分內外內編尙有稽古一卷外編嘉言善行二卷余掇頗淺近亦不錄云

書歸震川文集後

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之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烝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不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爲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蹏涔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曰海

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然當時頗崇茁軋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友以輔翼所詣固不竟此哉

祭湯海秋文

赫赫湯君僕焉已陳一呷之藥椓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辠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口囂囂春官名揭如纛斯標奇文驟布句驚字梟羣兒苦誦自暝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噓口吹女羽毛舐筆樞府有銛如刀儕輩力逐一虎衆猱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坎坎郎官復歸其始羣雀款門昨鼂之市窮鬼噴沫婢歎奴恥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爲仇披髮四顧有棘在喉匪屈匪阮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時淮海戰鼓殷酣狣夷所躪肉阜血潭

出入賊中百憂內惔寅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洒余哦忽瞠兩眸曰余乃頗瀝膽相要斧門掊鎖嗟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王城海大塵霧滔滔惟余諧子有隙輒遭聯車酒肆袒肩戴號煮魚大嚼宇內兩贇授我浮邱九十其訓韓悍莊誇孫卿之醞靡義闕文百合逾奮俯視符充其言猶糞我時譏許君曾不慍我行西川來歸君逗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詎敢相下骨肉寇讐朋遊所詬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眾痏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喙剛如鐵鋒棱所值人誰女容直者棄好巧者興戎

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傷心往事淚墮如糜

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酹于一滴庶攄我悲

召誨

賢與不肖之等奚判乎視乎改過之勇怯以爲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離次其在於人言有尤行有悔雖聖者不免改過什於人者賢亦什於人改過伯於人者賢亦伯於人尤賢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終焉而已人之生氣質不甚相遠也習而之善既君子矣其有過則其友直諫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撻進有旌其相率而上達也奚禦焉習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過則多方文之爲之友者疏之則心非而面諛戚之則依阿苟同憚於以正傷恩其相率而下達也奚禦焉茲賢者所以愈賢而不肖者愈不肖也吾之友有某君者惎余曰子與

某相好不終是子之失德子盍愼諸又有某君箴余曰聞子之試於有司則嘗以私干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聞之若不遜於吾志徐而繹之彼無求而進逆耳之言誠敬我也旣又自省吾之過其大者視此或倍蓰而其多或不可枚數二子者盍舉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與爲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於大戾而僚友無出片言相質厲者而其人自視恬然可幸無過且以仲尼之賢猶待學易以寡過而今曰無過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過而因護一時之失展轉葢藏至蹈滔天之簽而不悔斯則小人之不可近者已爲人友而隱忍和同長人之惡是又諂臣媚子之亞也書曰有言逆於女心必

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余故筆之於冊以備觀省

且示吾友能爲逆心之言者

王蔭之之母壽序

壽序非古也明歸太僕數鄙之而數爲之以爲崑山之俗張此尤盛閭巷之士狃於習而不求其說立言者雖知其事微薄而不忍拒孝養者之請牽率以從事宜也當是時吾同年王君蔭之以其母黃太安人之壽屬予爲序云蔭之知言者也不宜循世俗故事以娛其親仲尼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積習染人甚於丹青久矣雖爲父母者亦皆以生日爲慶以文字道其生平爲祥人子因而順之不亦可乎先是贈君琴雅先生之棄養蔭之與其仲氏皆未冠季尚毀齒耳內而饘粥零雜外而官租私逋皆太安人推畫之贈君以諾名鄉里宿負故無劵主

者以是弛責太安人曰夫子信者也是固然無疑立負別業盡償之贈君疾革命曰雖飢寒毋令吾兒廢學家故微也又歲經水潦益流落太安人力支之卒不令諸子遷業初服舅姑之服繼服夫之服哀毀至矣皆節以禮喪女子者四喪子婦者五悲傷之餘亦以禮裁之益蔭之之爲余述者如此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方贈君顧命諄諄豈必後嗣果自成立今蔭之通籍爲　天子近臣文章爾雅卒諸弟子姓爲醇樸之學所謂代終非耶　國家以大器儲詞臣不𣪍之以吏事使之優游成德以養公輔之望至深厚也以國藩之不肖謬廁斯任無足言矣如蔭之者要當博觀約守仔肩天下而後無忝是職不然彼太安

人時時稱贈君之未命以相申儆者豈徒在祿仕通顯也哉歐陽公之母常述父訓以教子卒爲有宋名臣彼何人也吾何畏彼哉蔭之誠能日進不怠太安人當益顧之適志怡然忘老矣余承蔭之之命終不敢以世俗之義爲長者誦也於是爲道其大焉者

江小帆之母壽序

古者設科有目如漢曰賢良方正曰直言極諫曰軍謀宏遠曰淳厚質直唐曰秀才曰明經曰進士曰明法曰明字曰明算若此者不一其稱惟人主之所欲而因時命名所謂目也明初盡革前制取士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既成進士天子親策於廷臨軒唱第分甲授職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制所定也士大夫稱爲鼎甲云進取之途既隘天下魁傑瑰瑋之士莫不甘心於專科搤腕以求所謂鼎甲者而已蜀滇黔西南萬里或數百年而不得一人葢其難也慈父母之於子總角則祝之而令子順孫承歡堂上亦無先於此者至於今五百年矣

同年友江君小帆故吾楚郴人也徙居四川之大竹道光戊戌以第三人及第四川之鼎甲自小帆始而小帆退然貶抑㒓㒓不足問之曰母教也余曰何如則盡述太安人之賢及贈君春湖先生之德而再誦焉且曰吾母今年六十矣吾子嫺古文義法其爲我銓次太安人懿行略仿今世之壽敘而益以箴言勖余使吾母懽慰而吾亦奉以爲事親之則可乎余曰可並江氏之自楚而蜀家微矣贈君之與昆弟析居受田僅三畝耳而折償佰負者略半贈君力貧績學授讀鄉里稍佐饔飧太安人蒔蔬蓺菽以精潔羞舅姑而以其惡者自御小帆兒時嘗隨太安人鋤豆於北原拾木棉於西澗之陂每語及此未嘗不太息祿

養之已晩也嘉慶庚申辛酉之間四川遭教匪之亂鄉鄰依堡砦以居賊來恃堡爲固賊去還家事耕作太安人提挈子女裹糗糧與贈君奔竄於風雨谿谷之中其事尤艱阻卒以無恐小帆既官編修太安人就養京師而贈君道卒長安哀毀之餘毫髮盡禮與前服舅姑之服略同計太安人數十年中困於貧厄於兵顚沛於喪事而亦以勞矣傳所謂動心忍性生於憂患其不信然邪士大夫由科第通籍大抵先人茹其辛而後人食其報如小帆之掇取巍科三持文衡以詞賦受　聖主特達之知豈可不知其所自邪自古舉士之法未有三百年不變者帝不沿樂王不襲禮物窮則易固其理也經義取士亦已久矣議者

多謂帖括道卑難收得人之效小帆勉旃益務通經達用使天下後世謂偉人某某者未嘗不出制義之科也既以塞辨者之口又有以慰高堂無窮之望事親之則不當如是乎太安人聞之其必不訾吾言矣遂書以爲壽

求闕齋記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歎曰剛侵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者欲好盈而忘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鏓衡不足於乘目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巷甕牖之夫驟膺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搤捥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積漸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遂衆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

相爲謀或貴富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恩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日浮將恥之矣而淺者譁然鶩之不亦悲乎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並康彊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爲無猷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耆皆使留其缺陷禮主減而樂主盈

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問廣譽尤造物所靳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况以無實者攫之乎行非聖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

送郭筠仙南歸序

凡物之驟爲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覽而易盡者其中無有也郭君筠仙與余友九年矣即之也溫挹之常不盡道光甲辰乙巳兩試於禮部留京師主於余促膝而語者四百餘日乃得盡窺其藏甚哉人不易知也將別於是爲道其深詒於同路贈言之義而以吾之忠效焉蓋天之生材或相千萬要於成器以適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視尤小者則優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於用則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視尤大者則絀矣苟尤大者不利於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則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賦大始人作成物傳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

成不極擴充追琢之能雖有周公之才終棄而已矣余所友天
下賢士或以德稱或以藝顯類有以自成者而若鈞仙躬絕異
之姿退然深貶語其德若無可名學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
其外猶若鉏鋙而不安其無所成者與匠石斲方寸之木斤之
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徑尺之材以爲榱桷不閱日而
成矣及至伐連抱之梗枏爲天子營總章大室之梁棟經旬累
月而不得成焉其器瘉大就之瘉艱淺者欲以一槪律之難矣
且所號爲賢者謂其絕拘攣之見曠觀於廣大之區而不以尺
寸繩人者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與時物相發力足以與機
勢相會此則衆人之所其覩者矣君子則不然赴勢甚鈍取道

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勤錯迕遲久而後進銖而積寸而累旣其純熟則聖人之徒其力造焉而無扞格則亦不失於令名造之不力歧出無範雖有瓌質終亦無用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誠哉斯言也鈞仙勖哉去其所謂扞格者以蘄至於純熟則幾矣人亦病不爲耳若夫自揣旣熟而或不達於時軌是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湘鄉當乾隆時人才殷盛鄧筆山爲雲南布政使羅九峯爲禮部侍郎而謝薌泉先生爲御史三人者皆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時和珅柄國聲張勢厲家奴乘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憚御史君巡城遇焉捽之出而鞭之火其車於衢世所稱燒車御史者也其後二十餘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南縣令卓薦　召見　上從容問曰汝卽燒車御史之子乎不數月遷四川知府又十餘年而謝吉人邦鑑復以進士出爲江南縣令吉人御史君之孫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將之官其常所酬酢者或爲詩送之吉人乃索予爲序而乞言以糾其不逮於是拜

手告曰予今長人矣四封之內尊無與二堂上頤指堂下趨者百人所識窮之仰而待命設館以延賓友貌敬而情離卽有不善彼所謂趨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諫或諫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處於衆人之上而聰明識量又誠越而倍之前有唯後有諾於是予聖自雄之習囂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術以餂我內之傲者日勝外之欺者日衆茲其所以舛也昔者宓子賤治單父孔子曰子何施而衆悅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魯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東漢龐參爲漢陽太守先候隱居任棠棠不與言但

以蓮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孫伏戶下參會其意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蓮欲吾擘彊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故古人之學莫大乎求賢以自輔小智之夫矜己而貶物以爲衆人卑卑無足益我夫不反求諸己而一切掩他人之長而蔑視之何其易與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謂求賢而終不能得者非篤論也今震澤宰左君青峙吾湘鄉之賢者也任俠而不矜諳事而不計利害子往試求之必有所以益子者友仁以礪德利器以善事既以上繩祖武又以紹諸鄉先輩之徽無棄爾輔員于爾輻青峙子之輔也抑吾聞江南爲仕宦鱗萃之邦或因青峙而得盡交其賢士

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書扁鵲倉公傳

司馬遷敘述扁鵲倉公具詳病者主名及診脈之法藥齊之宜繁稱數十事累牘不休余嘗求之非有義也周官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之屬隸於冢宰僖陽伏陰節宣補救亦宰世者之所有事爲良醫立傳無所不可要以略著大指明小道之不可廢與日者龜策諸傳相附摭一二事以爲類足矣繁稱奚爲者夫執技以事上名一能以濟人此小人之事也大人者德足以育物智足以役衆彼誠有所擇不宜於此津津也若遷實通方術而藉以自矜其多能斯又淺者徒也

易問齋之毋壽詩序

古者以言相贈處至六朝唐人朋知分隔爲餞送詩動累卷帙於是別爲序以冠其端昌黎韓氏爲此體尤繁間或無詩而徒有序於義爲已乖矣元明以來始有所謂壽序者夫人之生飢食而渴飲積日而成年苟不已必且增至六十七十又不已則至大耋期頤彼特累日較多耳非有絕特不可幾之理也胡序之云而爲此體者又率稱功頌德累牘不休無書而名曰序無故而諛人以言是皆文體之詭不可不辨也道光乙巳六月爲易柳恭人七十誕辰嗣君問齋郎中徵求士大夫之詩至數十篇而屬余爲序其簡端問齋其能辯文體者矣余讀諸君詩知

恭人事贈君[illegible]先生豈非所謂代有終者哉初先生以長且賢理家事無劇易必躬佔畢之業稍棄矣恭人來歸一代任焉米鹽淩雜不復關白先生由是得專精舉子業嘉慶戊午舉於鄉戊辰遂成進士蓋內顧無憂壹志以底於成恭人之力也先生官陝西恭人以舅姑春秋高留侍養不隨之官所既而太夫人就養秦中恭人又留治家務既而先生移官山東恭人仍留里居計先生宦遊三十餘年而恭人僅一入秦再之山東之鄒不過三年耳婦人類以從官爲榮鄉里齷齪不足自適一旦朱幩翟茀稱爲命婦入則鼎食出則武夫前呼侍女如雲此常情所最稱意恭人恬然不以爲榮獨習勞居僻鄉爲先生經畫家

政敗衂儆苴儲以待用甘毳糲以自菲歲時親戚承問無飭藥
餌餘糧全活貧弱下戶躬操作以率先子婦此其識有過人者
以視擁彖輿以命婦自炫頤使侍婢俯仰如神者其賢否當有
辨也詩人之祝女子曰無非無儀易此而以才能自詡則於道
爲悖矣如恭人者所事不出閨闥所行不越庸德獨其相夫以
發名成業而不慕從官之榮此有人所難能而其他葢可知矣
余故揭其大者著於篇若其稱述懿行頌禱繁祉則諸君之詩
實詳故不及云

何傳嚴先生七十壽序

國藩讀詩至常棣之篇而歎曰旨哉仁人之言也朋友平居宴樂有急則掉臂不顧兄弟天性也非至不仁可以手足而胡越乎同年友何君丹谿官編修其兄璜谿官武昌同知兄弟相敬愛至篤無已他日余謂丹谿曰子之親未耄也二君者皆不迎養於義謂何則告曰吾大父母之秉養吾父七齡耳實依兩世父以生世父長曰晴瀾次曰雲巖吾父曰傳巖事兩兄維虔謀必咨出必告有財必歸之有疾侍藥必躬至以身禱雲巖世父下世事寡嫂尤恭今吾父母之不肎就養官所徒以長兄寡嫂在耳余聞之悚然當吾世而猶有嚴於弟道如此者乎又二年

而所謂長兄寡嫂者相繼逝璜谿執期之喪既除因卓薦入見
天子遂乞假南歸躬迎二親養於武昌官舍又明年丙午春
爲傳巖先生及張太恭人七十誕辰同年生謀所以壽者屬余
爲頌禱之言丹谿曰子毋效世俗人世俗所爲壽序至陋而非
古子但略述吾親實行使吾昆弟子姓有所法而向善而吾親
亦將顧而忘老足矣勿虛諛也余曰子之親云何曰吾父年十
八補縣學生嘉慶癸酉以選拔貢入成均凡試於鄉十六役不
得售異時苗匪寇鄰縣世父率鄉勇出堵賊吾父守城書檄調
遣胥出一手事平縣令暨監司適主鄉試闈事欲因以私報力
謝之教人以立品敦倫爲先前後從遊千餘人課徒所得餘金

則壽刊印世所傳感應篇註案者以勸愚民吾母以不逮事舅姑爲恨事夫之兄如嚴上事姒婦如姑盡體吾父友恭之誠如此古者大功同財自秦人子壯出分後世沿以爲俗兄弟有視如塗人者矣而爲之婦者伺其夫之旨而加刻焉片語之隙荆棘叢生累世不能泯其嫌夫一木之枝或榮或悴常也而常人之情睹他人之榮則以爲分隔於己無與睹兄弟之榮以其切近則相妬相妬則爭而榮者之視悴者漠然而疏望望焉若將浼己蓋三物之教不行而俗之偸也久矣先生以次子嗣仲兄後顧不肎隨二子之官終不令己獨榮而兄與寡嫂獨落莫此其足以激薄俗爲何如而其用心之仁厚豈有極哉余爲揭其

大耆俾璜谿兄弟守此無怠則先生與太恭人所以娛老者或
亦在此卽以爲長者壽可也

新化鄒君墓志銘

君諱興愚字子哲鄒姓先世由江西再遷至湖南新化居焉有瑁玉者以選拔貢生官永明縣敎諭是生祖詢縣學生於君爲高祖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某家貧客遊陝西紫陽族子有先家於是者遂因其戶籍補紫陽縣學廩膳生生二子長興魯次卽君君生數歲而廩膳君卒依母曾氏力食僅存痛繩於學年十六仍補縣學生二十五舉道光庚子陝西鄉試甲辰再上公車不第歎曰吾不得祿餓死無所損然如吾母何益發憤不歸日刻錢以食爲文務極思同業者或不能究其指明年乙巳二月疾作不得與禮部試竟以六月九日卒於京師年三十耳君

性戇直糾友之違盡言無巽有餽以財辨義無小非其義卻之無大安貧若天性然庚子赴省試其師陳僅資之金君盡以金奉母而自囊錢八百負布被徒步露宿行千里僅益敬之僅故爲紫陽令見君文奇之憐愛如親戚月繼米贍其家久之僅徙官他縣移君家就養官所而別以資贈君之京師君且死泣曰吾負大恩未報命也遂絕旣卒其友人江忠源職其後事其從兄子律歸其喪紫陽將立其兄子隆岱爲嗣而國藩實右先事爲銘銘曰

是人非蚓生世實艱爰有猬者伯夷是班有投以幣擲棄如菅或泰於取負恩如山恩不果酬母不終將又寡厥配厥氏維黃

僊遊子息天其俾臧吾言可信納券於藏

送周莳農南歸序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襏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尚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

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譏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為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摋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為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數百千年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　國家承平奕禩　列聖修

禮右文碩學鴻儒往往多有康熙雍正之閒魏禧汪琬姜宸英
方苞之屬號爲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爲無纇　純皇帝武功文
德壹邁古初徵鴻博以考藝開四庫館以招延賢儁天下翕然
爲浩博稽核之學薄先輩之空言爲文務閎麗胡天游邵齊燾
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時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
方氏如碩果之不食可謂自得者也洎及今日方姚之流風稍
稍興起求如天游齊燾輩閎麗之文闃然無復有存者矣閒者
吾鄉人淩君玉垣孫君鼎臣周君壽昌乃頗從事於此而周君
爲之尤可喜其才雅贍有餘地而奇趣迭生蓋幾於能者夫適
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如

周君之所道進而不已則且達於班氏而不爲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周君以道光乙巳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值
皇太后萬壽　天子大孝錫類臣下得榮其親將奉　誥命以
歸覲出所爲文示余余乃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假
贈言之義以爲同志者勖嗟乎區區而以文字相討論是則余
之陋而不賢者識小之類也

送陳岱雲出守吉安序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日長至翰林編修茶陵陳君奉　命出守吉安明日入謝　上曰禮官章上汝妻與請旌表有諸卽頓首敬謝臣源兗妻蒙　恩旌表孝行其可旌柰何則隱約情事具對十一　上嘉歎所以尉敕良厚陳君出涕泣告人　天子乃能省源兗家事源兗何以報先是陳君嘗大病妻易安人傾死力營救最後刲臂和藥飲君君病瘳而安人遘疾又數月而生子子生彌月而安人卒余昔銘其墓所稱憂勞積劇焉可支者也旣歸喪陳君之母語其親戚曰是善事我又有功陳氏先祖語鄉人亦如之鄉人上其行有司以達於禮官禮官章上不

數日而陳君有吉安之　命於是陳君益不自克且曰吾有君親殊恩妻又貰我死吾負三不報其何以酬向人輒吁歎曰夜嗛然內疚亡何將出國門國藩乃進而稱曰子之方寸幾矣抑未知所持也夫忠孝者每事而迹之則日不勝要惟行吾心之不得已者斯可矣民之初蓋有不忍於其所生先王制爲事親之禮溫凊而定省疾則嘗藥諫則號泣因人之情而爲文遂之其於事君也亦然父母者育我天者先父母而生我君者後天而成我者也有不忍忘本於父母者而後愛身以及子姓有不忍忘本於天者而後愛吾君以及人民庶物故入而供弟子之職出而力王家勤民事非直好爲觀美內有所激發不得已

而爲之者也先王之教既熄人不能自道於道乃始慕名號而從事其中則漠無所動淯瀡以養親而非必中有所愛踧踖以覲君而非必中有所敬及其居官朝令曰編保甲夕令曰興水利復常平擇名號尤美者而張之漫不省其所以然外之標識如彼內之𡨋壞如此故名目者所以喪人之良心而墮凡事也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言本心既亡不堪以文爲塗附之也賢者思以易之獨宜求諸心之不得已者耳盜賊公行不得已而立保甲旱潦饑饉不得已而興水利常平行之不合不得已而思亟思亟問必盡善而後已缺而不舍靡物不斷古有刲臂療病而立應者彼迫於無可如何其神固已深入金石矣今或

浮慕奇行而以號於衆曰吾將效刲肉故事要名之念熾於中責效之情流於外則臨事必不爲爲之且不應然則子欲上不負　君親下不媿令妻可以知所從事矣吾辱相知重他無可言者至離合之故則別繫以詩

書學案小識後

唐先生撰輯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旣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奠日月星辰之紀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灑埽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

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卽物而窮理卽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其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遥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閒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氏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閒諸

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迹等於許行之竝耕病宋賢爲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　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詖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項領皆望二百年來大小醕疵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輯爲此編大率居敬

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杂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蠹而剔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饜人人之心而無異辭道不同不相爲謀則亦已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間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圍不爲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爲善之志也

送唐先生南歸序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與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師以敎之於鄉有州長黨正之儔於國有師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師之任其所擇大抵皆道藝兩優敎尊而禮嚴弟子摳衣趨隅進退必愼內以有所憚而生其敬外緝業以興其材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謂也周衰敎澤不下流仲尼干諸侯不見用退而講學於洙泗之閒從之遊者如市師門之盛振古無儔然自是人倫之中別有所謂先生徒衆者非長民者所得與聞矣仲尼既沒徒人分布四方轉相流行吾家宗聖公傳之子思孟子號爲正宗其他或離道而專趨於藝商瞿授易於馯臂子弓

五傳而爲漢之田何子夏之詩五傳而至孫卿其後爲魯申培左氏受春秋八傳而至張蒼是以兩漢經生各有淵源遠流歧所得漸纖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紹孔氏之絕學門徒之繁儗於鄒魯反之躬行實踐以究羣經要旨博求萬物之理以尊聞而行知數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藝則漢師爲勤言道則宋師爲大其說允已元明及我　朝之初流風未墜每一先生出則有徒黨景附雖不必束脩自上亦循循隅坐應唯敬對若金許薛胡陸稼書張念芝之儔論乎其德則闇然諷乎其言則犂然而當理考乎其從遊之徒則踐規蹈矩儀型鄉國葢先王之教澤得以僅僅不斬頑夫有所忌而發其廉恥者未始

非諸先生講學與羣從附和之力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誠珍之也今之世自鄉試禮部試舉主而外無復所謂師者間有一二高才之士鉤稽故訓動稱漢京聞老成倡爲義理之學者則駡譏唾侮後生欲從事於此進無師友之援退犯萬衆之嘲亦遂卻焉吾鄉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閩之學特立獨行詬譏而不悔歲庚子以方伯　內召爲太常卿吾黨之士三數人者日就而考德問業雖以國藩之不才亦且爲義理所熏蒸而確然知大閑之不可踰未知於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視夫世之貌敬舉主與厭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請將歸老於湖湘之間故作師說一首以

識年來嚮道之由且以告吾鄉之人苟有志於強立未有不嚴於事長之禮而可以成德者也

郭璧齋先生六十壽序

莊子曰木以不材自全雁以材自保我其處材不材之閒乎旨哉斯言可以壽世矣雖然抑有未盡也此其中有天焉魁岸之材有深自韜匿者去健羨識止足天乃使之馳驅後先殫精竭力而不能自怡有銳意進取者天或反阨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後而永其年迹似阨之實則厚之材鈞也或顯而吝或晦而光非人所能自處也天也我年伯璧齋先生天之處之殆厚矣哉先生少讀書有大志旣冠補博士弟子員旋以優等食餼屢躓場屋貢入成均試京兆仍絀權當陽校官數月儒術濟濟翕然景從其居鄉也外和而中直不惡而人畏之優伶雜劇至

不敢入境諺曰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直其表而影曲者吾未之聞也先生孝友可以施於政尊行可以加人課徒而得與校而士慕附處于鄉而不肖知勸此天子以有用之材也使得所藉手舞長裦而回旋其展布當何如顧乃蹭蹬棘闈連不得志前歲乙未恭遇　覃恩臣僚得榮其親維時先生之冢嗣觀亭前輩既由翰林官西曹兩世　封贈如例而先生猶以有事秋試遷延不得請於是先生橐筆鄉闈十餘役矣從遊之士得其口講指畫或皆扶搖直上而觀亭前輩昆仲皆得庭訓而翔步詞林後先輝映獨先生黜抑叚久曾不一騁騏驥之足固可解乎夫以先生之德之能於科名何與輕重其達觀內外何嘗不睨

青紫如糠粃然終不自畫誠欲有所自於時而又惡夫屑屑許一蹶而不復振乃借恬退之名以文陋而售其巧故思有以厲之耳以志則如彼以遇則如此此豈盡有司之咎哉盍所謂天也天者可知而不可知無可據而自有權衡崐山之玉鄧林之大木生非不材也貢之廊廟非不貴也鑿之琢之尋斧縱之剖其璞傷其本向之潤澤而輪囷者蕩然無餘天欲厚之則不如韞於石而光愈遠叢之豐草之中而蔭愈廣而枝愈蕃向使先生假鴻漸之羽激昂雲路敭歷中外詎不使於志而裨益於時而所發既宏所積漸薄天與於前或靳於後精神有時而竭福蔭有時而單是亦琢玉斲木之說也謂能優游林泉頤神彌性

如今日也乎謂能澤流似續光大門閥如今日也乎本年某月先生六十壽辰次嗣君雨山與余爲同年友謬相知愛將稱觴介壽屬余以言侑爵吾聞君子之事親也可以無所不至獨稱其親之善則不敢溢詞以鄰於誣君子之於友也可以無所不至道揚世德則不敢虛述以近於諛余悉先生嘉言篤行稔矣今欲敷陳盛美頌禱龐褀深懼其諛也故不具論第論天之生材此豐彼嗇大有權衡以徵先生所以延年受祉之由亦使觀亭前輩昆仲知今日之蜚聲騰實其鬱積者有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欽念哉欽念哉小子竊祿於　朝盍吾父之涵迹名場摅頓不得伸亦有年矣持是以思則先生之緝熙純嘏天之厚

之正未有艾耳質之先生或以斯言爲不謬耶

單縣典史張君墓志銘

君諱鼎五字鄭滕世居浙之蕭山曾祖朝琮直隷通永道祖文瑞山東靑州府海防同知考學斯廣東主簿主簿君兄弟三人長偉山次滌三皆不仕滌三以子湘崖官汀州知府故贈官如其子主簿君官粤嶠不一施遽卒君時五歲耳依母童安人萬里返葬孤貧赤立斬焉自修久之乃遊楚依從兄黄陂令湘崖湘崖由楚徙豫三遷而官汀州知府君壹從焉居亡何荆梁教匪蠭起蹂躪三省兵餉縻萬萬　朝廷議民有輸金縣官得除爲吏嘉慶四年君由是官山東署沂水縣丞補單縣典史單故多豪右素慢易尉君抑桀扶尩峻拒干謁傷恤獄囚痡與糞除

漉其污溼而時其凍餓後三十年君退歸因有流紹興者塗遇君匐伏叩頭君錯愕因曰某單縣人也清獄之惠不敢忘官單十年歎曰尉所得爲者吾旣爲之矣吾所欲爲者豈尉謂哉閒竟移病歸而山東舊僚酷慕君累書招致乃復薄遊齊魯傳客淮泗之閒至七十二歲始杜門不出又一紀乃考終云君於孝友若趨利然初喪父童安人撫之積劬僅存內外無倚寒飢力學夙興母爨汲君負薪恐傷母手盡拔芒刺然後之塾或竟日無所得炊母子對泣已而互尉汀州君以事牽連被劾君營護奔告凡四晝夜行千餘里卒脫汀州君於是人人翕然伏君之內行也道光壬寅十月四日卒配陳安人祇順敦儉見者師效

子男子三人長錫戊浙江鄉試舉人次百揆以一甲進士通籍爲翰林院編修次百衢殤女子三人長適某官某次適某官某次適某孫某某百揆之舉於鄉與余同年相善也以某年月日葬君某縣某原來徵銘銘曰

析枏作椈鬻作梁大小易位今古傷有嘉一尉仁且彊皓首卑栖不得騁身之乖時遻厥子愼終卜臧魂藏此我寂其行垂孔軌萬千億年無壞毁

紀氏嘉言序

士之修德砥行求安於心而已無欲而為善無畏而不為不善者此聖賢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自能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勸不趨不懲不改聖人者因而導之以禍福之故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咎使賢者由勉以幾安愚者懼罰而寡罪故易稱餘慶餘殃書戒惠逆影響先王所以利民其術至已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後者率小役大弱飼彊彊横之氣充塞而聖哲與奸宄同流轉於氣數之中或且理不勝氣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於禍於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閒而為輪迴因果之說其說雖積惡之人立悔則有莫大之善其

不悛者雖死而有莫酷之刑民樂懺悔之易而痛其不經見之慘虐故懼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夫水無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上升火無不然也而鹽井遇物不焚燭至則滅彼其變也戾氣感而祥降順氣感而災生亦其變也君子之言福善禍淫猶稱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旣立雖有百變不足以窮吾之說是故從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則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爲妄從乎後世之事變人心言之則浮屠警世之功與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貶而概以不然屛之者也河間紀文達公博覽彊識百家之書靡不辨其原而竟其歸所著閱微草堂筆記五種考獻徵文搜神志怪眾態畢具其大旨歸於勸善懲惡崇中國聖

人流傳之至論亦不廢佛氏之說取愚民易入者委曲剖晰以聳其聽海以內幾家置一編矣宛平徐春泉大令好之尤篤擇其彌精而足以警世者別錄一帙名曰紀氏嘉言其無關於勸懲者則皆闕而不入梓人畢役以授國藩讀焉世風日漓無欲而爲善無畏而不爲不善者不可得已苟有術焉可以驅民於醕樸而稍遏其無等之欲豈非士大夫有世教之責者事哉今余盜食天祿曾不能絲毫補救於斯世斯民觀徐君之汲汲於此其使余增愧也

金殿珊先生六十壽序

往余讀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私怪彼不以聖賢之道教子而誘之以公卿祿位何其陋也既伏思之古今之所以設科取士何為也哉豈不欲得明先王忠孝之道而力行之者與之共天位乎道莫備於羣經故漢唐重明經之選而明及我　朝皆以經義試士操其文以券其行庶幾忠孝之彥之或出乎此是上之人法固未嘗不良而意固未嘗不美即為人父母者冀其子以文行上達於朝廷斯亦天理人情之至然則退之之志其亦未可深譏矣世衰而俗儆應舉者不揆君公求士之本義苟以獵取浮榮少壯而違父母之養窮老而不歸眈眈於王畿勢要

之場未仕則發憤忘家既仕則迎妻子與其安樂而父母以衰晚之年與子婦幼孫曠隔音書闊疏享封誥之虛名受枯寂寒飢之實禍雖疾病厄苦不忍告聞以恐其子而爲子者冥然不以介懷方藉口於趙苞賊母溫嶠絕裾之義夫彼既恝棄其親尚何有於君國本先撥矣國家亦安貴此喪失良知之人而歲舉數千百輩以縻無窮之祿糈哉故吾嘗曰朝廷以忠孝求士未爲失而士之應之大相悖也父母以仕宦望子未爲失而子之於親大相悖也噫此豈細故也哉吾鄉金殿珊先生官翰林十載宦況絕迫隘力貧節用歲寄少資以佐甘旨既奉父諱哀毀滅性服闋矣依母徐太恭人不復欲仕久之嗣君可亭侍讀

舉於鄉徐太恭人强先生攜子北上乃樸被獨行賈配楊恭人養姑維謹道光戊戌可亭以第二人及第先生曰見輩幸有立吾親老矣即告養歸與其弟承歡左右晷刻不離於戲先生其可謂無負 朝廷之求無忝父母之所期者矣歲丁未為先生六十壽辰先歲可亭以陝甘學使任滿受代乃書告國藩曰僕將以瓜代之際乞假省親幸蒙 天子錫類之恩得捧 誥軸歸獻堂上吾父母誕辰洗爵上壽子若敘述吾意使吾親歡娛而盡醻兕莫大焉又別紙述先生官侍御直聲震世家居訓課生徒周卹族黨恭人歉歲購婢賑窮豐歲擇配遣之諸善行甚悉余都不具論獨著其拳拳愛親之意俾可亭守此而不失

使吾鄉後進應舉之士知舍此則悖乎朝廷之本義雖得之不足爲榮庶以救末俗之偷而國藩守官八年不克歸侍晨昏又以誌余之抱慚而不能自克也先生及恭人聞之儻冒爲盡一觴乎

隨州李君墓表

道光二十六年某月隨州李君年八十四考終於里第其兄之子戶部主事樹人聞赴京師將去官持喪余往弔語之曰於古期功之喪仕者去職緦之喪士不得應舉今子之歸禮也樹人曰豈以爲禮致吾哀爾且泣曰叔父葬有日旣埋石幽宮維墓道當別立碣將揭其行義以視來者敬以屬先生則爲余纏述一一甚詳樹人事予甚敬又以禮請余其可辭惟君受性剛介於事無所不敢凡所力任必自於公或私於己豪毛不以措意人所恇懼當之愈勇嘉慶初川楚敎匪蠭起漢沔荆襄蹂躪殆遍隨州之西有環潭者巨鎭也賊將大掠而竄之君戒鎭家出

一人負薪一束執長竿籠一炬臨水雁列竟夕焚薪火光亘六七里賊不敢渡隨以不陷近村有田久沒於水吏責賦於比鄰民絕苦之君徧哀諸司乞蠲無田之賦竟以得請其他施於鄉者稱是是故邑有舉也非其倡不興里有爭也非其解不息其貴盛也人皆稱願之其疾皆奔視其沒也哭之皆哀云李氏世居隨州家微也君少與其兄某發憤力學自度終無以大其門乃去爲賈累致千金一以資兄宦學不問久之乃爲兄納金縣官得除爲丞稍遷至雲南嵩明州知州而君亦以武學生入資爲都司於是諸子翩翩文學仕進寖昌大矣君諱某字某曾祖某祖某皆不仕考某以嵩明君貴 誥封奉直大夫子二人長

某以嵩明君得子遲與爲嗣後遂不還次某孫某某自嵩明君之沒二十年君撫諸孤恩勤備至樹人之官京師君一資之如資其兒其視兄子不知其非己子其視己子不知其非兄之子也嗚呼自衆人論之彼施於鄉者博矣自知道者觀之獨其施於家者不可能耳不可能也則亦不可朽也

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今天下郡縣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彊齊之耳任蚩蚩者自爲豚息喜怒一不顧問至其犯法小者桎梏大者棄市豪强者漏網弱者糜爛苟以掩耳目而止原　國家所以立法之意豈爾爾哉蓋亦欲守土者日教民以孝弟仁義之經不率而後刑之其率教而有文者則以進於學使者而登之庠序既登之矣則以授於校官而常飭之故古者飲射讀法在今日則守令之職而今之學政也者不過因文藝以別羣士之優劣因士之優劣以知守令教民之勤惰故巡撫者　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養民之善與否也學政者　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教民之善與否

也承平既久法意寖失郡縣有司不知三物爲何事而教民之任獨以責之學政與校官而所謂校官者類多衰疾晚暮之徒其祿不足自贍往往與學宮弟子爭錐刀之末不特不克助宣教化或轉餂言以蔽學政之耳目彼學政者孤懸客寄於一行省之中守土者皆貌敬而神拒之日懲精於文字而角機智於千百詭弊之場而欲以餘力教民以仁義孝弟之經其不亦難矣哉然則如之何而可弊之除也先其甚者利之興也先其易者其可矣自功利之說中於膏肓學者求速化之方束髮而敝精於制藝窮老而不休六經至不能舉其篇目何有於他書今欲稍返積習莫若使之姑置制藝而從事經史與一二博通之

士以風其餘於覆名局試之外別求旁搜廣采之術凡郡縣莫不有書院大率廩給其才者而絀其不能者名曰膏火所以濟學校之不及也學政下車之始則牒各縣令曰明年吾視某縣學當以某經試士能背誦否某史試士能言否其爲我播告徧隅咸使知之牒校官曰吾按臨之始每縣當選諸生廿人說書有不至惟女罰及其按郡招諸生來前果使背誦某經說某史某卷大指能誦說者予以書院之廩資尤能者倍之三之尤能者牒送省會之書院亦倍其廩資其不能者廩生削其餼附生懲辱之每縣試以三四人則餘者懼矣自六經外如史漢莊騷說文水經文選宋五子及杜韓歐蘇曾王專集之屬每縣使習

一部焉歲試使習者科試則易之覆名試以制藝以彰　朝廷之公令面試說書以鳴使者之私好二者並行而不悖皆善矣則拔而貢之成均使彼邦之人曉然知吾好博通之才庶幾由文以湖本舉一以勸百然後孝弟仁義之教可以漸而興也乘傳所經之地有書院焉則入而詔諸生以大義彼邦有搢紳多聞者則禮而薦之爲郡縣書院之長於是其亦可以樹之風聲矣同年友江君小帆之視湖北學也所以講求職思者甚備余乃別思一搜采之術無啟弊之竇而有補教之旌者於是以戔戔之說進焉

陳岱雲太守爲母生日讌集賓僚詩序

易曰雷出地奮先王以作樂崇德葢古者每有艱大阨塞聖人窮力畢精剷除荒纇人心夷悅而後作樂以宣幽滯譬若春雷奮發而秋冬之沈痼蔽塞於地中固已久矣故曰患難所以開聖憂勞所以興國古之通義也至夫賢達之起卿大夫之家莫不以然其初類有非常之撼頓顚蹶戰兢僅而得全疢疾生其德術荼蘖堅其筋骨是故安而思危樂而不荒如彼其自克也豈偶然哉茶陵陳岱雲太守成童而喪父事無鉅細壹操於母劉太恭人家故微也又多奇閔藥醫不絕於室期功之喪不絕於門椸無縷盎無儲者數數然也方太守就傅於外天盛寒家

惟二衾一實以棉一單衾耳太恭人不忍子以竇凍爲人所詬强以棉衾予太守而自以單衾擁二幼子太守不忍母寒而已獨溫則虛衾而終不御太恭人亦終不以酷窮而令子廢學居無何太守以進士通籍爲翰林而家之艱於謀食如故而太恭人之勤約自刻亦如故道光二十四五年　天子以海氛初靖亟思振興吏治以修內而攘外特簡近臣以守要郡乙巳仲冬太守用是有吉安之　命明年量移廣信於是祿入稍豐寖寖怡裕矣其年十一月爲太恭人六十生日太守開閤觴客賦以絲竹本省之僚屬所部之士民與他邦之客游茲土者凡若干人爲詩歌上壽者凡若干篇乃書抵京師屬國藩序之夫陽不

可盈樂不可極故禮主靜而樂主反勝則流矣太守思前者慈母支持之艱與今者　天子簡用之重將必有穆然深念者是則承歡之大者歟

前海甯州知州長沙李君母黃宜人墓志銘

宜人善化黃君孝職之子長沙李君天錫之婦　敕贈奉直大夫熙臣府君之妻而浙江海甯知州象昺之母也海甯之爲良吏楚之賢者與浙東西之士庶莫不知聞而海甯君曰非吾之能緊吾母之勖宜人之歸李氏家微也歲入不足自贍贈君則奔走以取給大府之從事郡縣吏之賓客裘而往葛而不歸朔而寓書再晦而不達如是以爲恆宜人挈鉅省細壹不假人督二子入學晨有責夕有程就傅之所需不足則貨田宅貲之海甯以選拔貢生　廷試爲縣令每獄成宜人則詢曰毋巳冤乎族黨有來官所者則曰毋貧乎卽有乎反而餽佽厚則宜人喜

卽無所平反或餽佽稍廉則愠見於色故海甯之發名樹績雖贈君亦嘗曰宜人之力也海甯以道光戊戌奉贈君之喪歸葬宜人雖老習勤不改又六年甲辰正月六日年七十二以卒卽以其年某月日葬某鄉某原有子二人長象晟先十年卒次卽海甯孫六人某某曾孫二人某某宜人以道光十四年　冊立孝全皇后恩　勅封孺人卒後一年　皇太后七十萬壽　天子推恩錫類迺得　誥贈宜人又二年乃諉余文其幽將追事焉末世稱述列女好道其奇特者異則異矣而難爲式也方贈君客遊四方每出屬曰上吾父母下吾子以付女及宜人侍姑疾三年無絲毫異志舅病大漸贈君自客遠歸越夕而遘喪大

慟不知所爲而宜人於附身之具已夙嚴矣夫其教子也如彼
而其事親又如此此殆庸行無足標絕者與然而難可幾矣銘
曰
洞庭之南有賢刺史軀食盛祥葬母於此誰與銘者漣水曾氏
深刻大書以詔無止

適朱氏妹墓志

適朱氏妹吾父之第三女子也幼而病痀父母恐不賓于壻特慎許人年二十二矣友人某告余曰聞若爲女弟擇所歸有朱氏子詠春愿而敦訥而慈愛必得佳壻莫良此子國藩卜之吉請於父母而嫁與之道光十九年十月也是歲國藩以初廁詞臣乞假家居而朱氏之諸昆亦適有舉於鄉者兩家父母大父母咨無慭里人頗稱門祚之盛親迎之夕姻婭族黨會者數百人越三日内無長幼皆以爲賢外無戚疏皆以爲祥比及反馬之期則舅姑之所職者悉以委浼新婦妹故明慧粗解書數條分件布咸有節文由是遠近謂朱氏有賢幹婦矣二十六年丙

午以產難卒凡春秋二十有九室於朱者八載有子一人某卽於九月某甲子葬於某縣某里某山吾姊妹四人季者早殤二長者並窮約不得怡獨朱氏妹所處稍裕而少遭痼疾又離娩厄以死何命之不淑也妹卒以八月晦日不踰月而吾祖母棄養國藩竊祿京朝發一家書而兩遭期功之喪又何痛也於是泣識其略使詠春追埋諸幽且敘其內外家之系而著以銘詩以宣吾悲銘曰

有女曾姓聖爲宗父班泮水祖辟雍兩世大夫　帝寵封母江夫人劬且恭鞠茲惠質艱厥從嬪朱其先國比葛納夫方軌轡如組君舅鎭湘鄉所舉銘者母兄滌生父濫羼朝官無寸補

滿妹碑誌

滿妹吾父之第四女子也吾父生子男女凡九人妹班在末家中人稱之滿妹取盈數也生而善謔旁出捷警諸昆弟姊妹竝坐雖黠者不能相勝然歸於端靜笑罕至矧道光十九年正月晦日以痘殤明日吾兒子楨第相繼亡妹生於世十歲兒三歲也卽日瘞諸居室之背高嵋山之麓吾母傷弱女與家孫哭之絕痛閼命諸子曰二殤之葬也無碑以識之卽墳夷級陊誰復省顧者國藩敬諾亡何繫官於朝公有執私有濡久不得卒事越八年而適朱氏妹徂逝以其新悲觸其夙疢愴然不自知何以爲人也於是粗述一二遺家人植石墓北且綴之辭使有垂

焉銘曰

去家不能三百武二殤相依宅茲土狐兔安敢侮